

了解一些科学史,了解一位科学史家 ——推荐《席泽宗文集》

姬 扬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100083)

我喜欢读书,而且口味比较杂,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主要还是跟科学有关系的书。这几年,应《现代物理知识》编辑部的邀请,我给杂志写了一些书评。《现代物理知识》的读者当然喜欢物理,所以我推荐过许多跟物理有关的书;可能也会对数学感兴趣,所以我也推荐过几本数学方面的书;估计应该也有对科学史感兴趣的吧,这次我推荐《席泽宗文集》。

席泽宗(1927.6.9~2008.12.27)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史家,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经担任过所长。因为对科技史特别是天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部的学部委员(现在称为院士)。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 1997LF4(国际永久编号第 85472 号),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被命名为“席泽宗星”,“旨在表彰他对自然科学史研究作出

许多贡献,特别是他 1955 年整理发表的《古新星星表》在当代国际天体物理学领域引起广泛的关注”。

席泽宗这个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工作我也略有耳闻,他的书以前我也买过一本(《科学史十讲》),看了觉得还不错。最近我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馆的新书架上看到一套六本的《席泽宗文集》,翻了翻觉得还挺有意思,就借回家看了看。如果对科学史或者研究科学史的人感兴趣,这套书里颇有一些文章可以读一读。我觉得他的《口述自传》很有趣,《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也不错。如果将来有写回忆录的打算,可以参考一下《自叙年谱》的体例。

《席泽宗文集》由科学出版社于 2021 年出版,一共六卷,分别是《科学史综论》《新星和超新星》《科学思想、天文考古与断代工程》《中外科学交流》《科学与大众》和《自传与杂著》,基本涵盖了他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主编陈久经写的《总序》出现在每一卷里,介绍了席泽宗和文集的编辑情况,并对席



图1 席泽宗和“席泽宗星”。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 1997LF4(国际永久编号第 85472 号),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席泽宗星”



图2 我看过一些席泽宗的书

泽宗自己总结的9项成果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和陈述,写得很中肯,特别是关于他在晚年承担的三个国家级重大项目中发挥的作用和进展的情况,写得都很实在。

文集这种东西,大多只有收藏的价值,文章的写作分布在几十年里,谁也不会真的从头到尾地读一遍,能挑出几篇自己感兴趣的就不错了。科学家

的文集通常又太专业了,普通读者很难读懂(能读懂的人估计也不用看这些文集),挑起文章来就更困难了。好在席泽宗院士研究的是天文学史,对于历史来说,几十年是很短的时间了。而且这套文集有个好处,除了总序以外,每一卷还有专门的序言(第三卷除外),介绍该卷的主要内容,第六卷甚至有两篇序言,因为该卷的一半是自述和年谱,另一半



图3 席泽宗的写作生涯超过了半个世纪,这些著作和译作(有些是合作的结果)都收录在《席泽宗文集》里了

是杂录,主要是书评,或者为其他人的著作写的序言(大致也相当于书评了)。这些序言有助于读者了解文集的全貌,并挑选自己感兴趣的文章。

第一卷里有席泽宗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撰写的一些词条,还有天文学史研究的历史、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历史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20年等文章。我最感兴趣的是《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和《关于李约瑟难题和近代科学源于希腊的对话》,关于“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这个李约瑟难题,席泽宗的看法是“近代科学与传统文化无太大关系: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社会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第五卷里也有三篇文章讲这件事。

第二卷《新星和超新星》最薄,只有一百六七十页,对科学背景的要求也最高,但是因为古代天文学,所以只要读者学过一些大学普通物理,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古新星新表》和《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对现代天体物理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伽利略前2000年甘德对木卫的发现》:2300年前,战国时期的甘德(著有《星经》和《天文星占》,已失传,部分内容保存在唐代成书的《开元占经》里)就用肉眼观测到木星的卫星,根据这篇文章的推算,应该是在公元前364年,比伽利略(他用自制的望远镜朝天上看,改变了我们的宇宙观)早了大约2000年。

第三四五卷的内容比较多也比较杂,文章也很有时代特色,我感兴趣的有《宣夜说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与郑文光合著),以及一些科普文章(包括译著)。《恒星》里介绍太阳上的黑斑,现在好像是常识了,但他在20世纪60年代因此而受迫害。《真金不怕火炼——布鲁诺的故事》这篇文章更有意思,本来是为《北京晚报》写的科普,可是后来不仅文章没有发表出来,还成了有人整他的重要材料,直到32年以后才在天津《今晚报》上发

表(1997年)。

最有意思的是第六卷《自传和杂著》,如果你见到这套文集,就算啥也不想看,也应该读读这一卷里的《席泽宗口述自传》。本来以为可以当个小地主过日子,结果14岁的时候被日本兵抓去当民夫,侥幸逃脱以后只好离开家乡去上学了。本来因为爱好考上了中山大学天文学系,千辛万苦地跑去报到才知道,当年招收的10名学生只来了两个。本来40岁风华正茂大有可为的时候,却有其他事情缠身,并因为一张照片被划了痕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决定以死来抗争”,幸亏被邻居发现了及时抢救,这才自杀未遂。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80年代的政策是,不鼓励写科普,科普不算数。还有其他很多很多,这里只给个目录吧:家世与同年,抗日烽火中的劫难,中学时期的历练与收获,革故鼎新的大学时代,科学道路上的转折,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科学史事业的黄金时期,总研究古新星到探索科学思想史。这个回忆录很真实很坦诚,非常值得一读。看完了如果觉得不过瘾,还可以看看他自编的年谱,里面有很多生活细节,比如说,1980年“3月5日,工资提升为每月126.5元,自1959年10月至今一直为每月106元”,再比如说,1982年12月新分了一间房屋,房租每月3.06元,外加原来“两间平房2.63元,共计5.69元”。另外,一篇给青年鼓劲的文章《决心与恒心》也不错,“只有安贫乐道,把全部生命献给科学,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劳苦,努力攀登,才有可能比前人更上一层楼”。

我从《席泽宗文集》还得到了额外的收获:无意间了解到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过一套“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总计54种56册),收录几百位科学家的自述或访谈资料,有几本我无意中看过,其他的很多看着书名挺不错,以后有机会的话,可能会找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前辈们有多么的辛苦,今天的进步是多么的来之不易。